旁白:

微风携着昨夜的水汽吹人屋里，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天光已经大亮，沙发上只有我一个人。

依稀还记得昨夜的场景。洗过了澡，我和查理苏窝在沙发上说话，明明平时已经说了很多，却仍像是说不完。

从他对于黑金色的喜好绝不是什么伪装，到他成立的秘密实验室正在研制DEA的解剂原型。

如此重大的消息，他瞒了我那么久，又轻描淡写地说出来，我颇感不满。他笑着保证，马上将接下去的规划讲给我听。

为了这份解剂，他有许多研究要做，会有一段时间不在我身边，说不定偶尔手机信号也会不好，让我不要太想他，也不要着急到处找他。

我:

……什么啊……才不会急着到处找你……

查理苏:

那就好。

晚安……或者早安。希望你总有个好梦。

旁白:

他用手覆上我已经快要睁不开的眼皮，我想说自己不困，但他的温度和声音都让人感到那么安全，黑暗很快吞没了我。

该不会是已经出发了吧？！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快要下午了。

再环视四周，果然不见人，面前的桌子上放着盘五彩缤纷的马卡龙，一杯温热的饮料。

忽然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来自查理苏的视频通话。我连忙接起，打开便是一张几乎没有距离的脸。

他哼着歌，表情很专注，似乎是在调整摄像头的方位，直到感觉差不多了，才稍稍站远了一点，身后黑洞洞的，看不清是什么地方。

查理苏:

下午好，未婚妻！是不是刚吃完我精心准备的早餐，准备出门？

我:

都可以当午餐吃啦……不对，查理苏你在哪？现在又在做什么？

查理苏:

需要你帮个忙。

我:

什么忙？

查理苏:

保持和我的视频通话，再把手机带到新闻发布会的场地去，向大家直播这场通话。

旁白:

发布会现场？直播？难道查理苏找到了什么有关DEA的新证据，我完全清醒了过来。

我:

不用先联系之前的那些记者们吗？只要向周围路人直播就可以了吗？

查理苏:

嗯。只要等下这里发生的事情就能被路过的人看到，热度自然会起来，那些记者也当然会被吸引过来。

我:

效果会有那么好？

查理苏:

当然，毕竟是我要做的事情，肯定是惊世骇俗的。

旁白:

他的语气很笃定，可是“事情”的说法却多少有些含糊其辞。

我:

具体的呢，是要做什么？我可以配合你。

旁白:

屏幕里的查理苏神秘兮兮地晃了晃手指。

查理苏:

很遗憾，这是个秘密计划，尽管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但现在，我还不能告诉你。

但相信我，今天之后，DEA必然会被推动进入重审程序。

旁白:

我匆匆跑下楼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报上发布会酒店的地址。

我:

那如果要让路人都能看到的话，是不是最好要弄一台投影仪，放到户外。

之前的那台我记得我们带回家了，现在我得找人送一台过来……

查理苏:

你可能会用到的一切东西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

旁白:

车停了下来，我一眼看到酒店广场上发布会的宣传海报仍在飘扬。

不同的是旁边多出了一块巨大的幕布，投影仪、音响、电源也是一应俱全。

他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有些惊讶，被查理苏看了出来，他笑得愈发得意。

我按照他的说明，调试好了设备，零星几个路人停下脚步，好奇地打量着，但很快又离开了。

海报上还有斑斑驳驳的字迹指控查理苏是凶手，不知是谁、什么时候写上的。查理苏将它放在这里，手是我也不去刻意遮掩。

几分钟后，我顺利将视频通话的画面投影到幕布上，接通好音响，朝查理苏比了个OK的手势。

查理苏:

为了这次直播能达到应有的效果，未婚妻，你一定要全程守在那里，不论我这边发生什么事。

祝我们都能一切顺利。

旁白:

他看着我，看了许久，目光中有一丝错觉般的留恋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向更远处走去。

没了遮挡，我这才分辨出他所处的地方是一个仓库，光线并不明亮，彩钢板的货架上储放着一箱箱药物，DEA的标识尤为醒目。

一种不安的感觉油然而生，我忽然想要叫住他，将他的计划问个明白。

可就在这时，屏幕下方被渐渐照亮，吱呀的声音像是什么沉重的门被推开，然后是脚步声。

片刻，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走进了画面里，而为首的竟然是唐部长！

我周围渐渐聚集起人群。

他们认不出唐部长的身份，但有零星几个认出查理苏是Novaten药业集团的继承人，于是在场所有人都知道了。

我听到有小报记者在我身侧急而大声地打电话，画面上的场景让他们意识到，这可能不是条简单的新闻。

我的目光无法从屏幕上移开，查理苏与唐部长一行已经碰上了面。

唐部长面无表情，站得很直，而查理苏随意地靠在货架上，看着保镖们分散开来，占据仓库各处。

一时间竟让人看不出，谁才是那个单刀赴会的人。

待对方都站定了，查理苏才将目光转回唐部长身上。

他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查理苏:

看来你对我还是不信任。

唐部长:

没记错的话，这是Novaten在光启市辖区内，离市中心最远的一座DEA仓库吧？

把我约到这个地方……查公子，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想和我商量吗？

旁白:

唐部长没有接他的话，查理苏像是颇感无趣，垂下眼眸。

他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一个漆黑的金属U盘，食指勾起钢链。

查理苏:

这个U盘，唐部长应该很熟悉。

最近Novaten的各种审批申请如此顺利，原来是得到了你的助力。

而你竞选的资金，大部分都来自Novaten的支持。

如果我把它公之于众，你觉得够不够一次头条？

旁白:

唐部长看着查理苏，半响，笑了笑，慢慢地鼓起掌来，“啪、啪”的掌声听起来十足轻蔑。

唐部长:

那就爽快点直说吧，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

旁白:

查理苏饶有兴味地摊开手，一副惊讶的样子。

查理苏:

还真有啊？

旁白:

唐部长脸上风度翩翩的笑容消失了。

唐部长:

你炸我？

查理苏:

你猜对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肯定地点点头，收起了U盘，向唐部长挥挥手，转身就向仓库外走去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始终站在角落里的数个身影向他发起了攻击。

查理苏反身格挡，挡住向脑后袭来的武器，将离得最近的黑衣人远远踢开。摄像头几乎不能够捕捉他的身形，只有拳拳到肉的响声传来。

唐部长手下有掌握天赋的人，我心急如焚地看着，查理苏游走于黑衣人之间，并不落下风。这场缠斗离镜头越来越近，画面出现了摇晃。

查理苏大概察觉到了这一点，瞥向摄像头。一根防暴棍自他后面狠狠砸落，他的动作古怪地

迟滞了一下，被击中后背，向前倒去。

我叫出声来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淹没在人群的鼓噪中，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，可那边的人毫无知觉。是啊，他当然会记得关掉声音。

画面里，唐部长捡起地上的U盘，查理苏垂着头，被一根电线缠绕着绑在工厂的立柱上，看上去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气。

唐部长:

我以为查兆澎的儿子虽然一直不成器，但至少做了医生，也能聪明点，原来还是这么天真。

不过你选的地方很好，大家会认为Novaten父子反目，你为了理想殉道。

对你来说，这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如愿吧？

旁白:

我死死地盯着他，眼眸酸痛得像要滴出血来。

唐部长:

当年那场火没能烧死的人，今天，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。

旁白:

仓库中燃起火光，那抹垂落的黑色身影也被一并照亮。

音响里，脚步逐渐消失，在最后一声隐约的汽车引擎远去后，监听器捕捉到的，只剩下火焰跃动的噼啪声响。

而在这倾塌的混乱中，被绑在立柱上的查理苏突然抬起了头。

在一片焰光中，他着向了那一直监视着他的、黑洞般的镜头。

越过周围崩坏的世界，那双眼睛就像是正在燃烧的晚星。

我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了，画面中炽盛的烈火在蔓延，因为这寂静显得更加轰烈。

他的目光如实质般穿透镜头，直直望向了我。

然后下一秒，屏幕便黑了下去，摄像头被彻底烧坏了。

我迈开脚步，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，这就是他的计划，是他推动DEA重审的方法。

是什么时候想好的，是我们在天上遨游的时候吗，是他说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吗？守到最后，对了，他叫我要守到最后，可是——

我飞奔向路边，拦住一辆车。Novaten最远的仓库，光启不大，不会有多远，只要我快一点

，再快一点……

车停在离仓库一段距离的地方，饶是这样，热浪仍旧扑面而来。建筑还在燃烧，浓烟、高温、坍塌，我目光来回，却怎么都找不到查理苏的身影。

我用天赋支撑起保护罩，找到一个还算宽敞的人口，咬牙冲进火里。终于，我看见查理苏倒在地上，似乎失去了知觉，火焰将要攀上他的衣角。

慌乱的心神安定下来，我奋力扑过去，把他纳入隔绝的保护圈，在天赋的支撑下把他架起来，向外移动。

我的手臂被什么东西划破了，血液滴在地上又很快被火焰蒸干，我用最后一点力气将我们两个甩出仓库，保护罩随之破碎。

我:

查理苏，查理苏，是我，我知道你是故意被打倒的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没有回应，他的呼吸正常地起伏着，身上也看不出外伤，但他就是没有回应。

而我的脚下，深不见底的地方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。这种涌动如此熟悉，就好像我天生属于那里，它拉扯着我 ，要带我回家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拿出手机，想要打急救电话，可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涌动中传来查理苏的声音。

他在那里吗？这个想法出现的刹那，无边无际的混沌吞没了我，白昼的光、火焰都变成了一个渺小的影子。

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古怪的地方。

周遭很昏暗，漂浮着似真似幻的影像，古时的宫殿、转动的留声机、沾血的枪和剑，实验室的器皿，尽是些格格不入的东西。

我想要试着使用天赋，但这里有种无形的力量压制着我，什么也用不出来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先选定一个方向，朝前探去。

越往前走，黑暗越浓。从那虚空里，传来了许多影影绰绰的声音 ，它们层叠在一起，我听不清，但似乎尖叫着想要到上面去。

我只想要找到查理苏 ，我能感受到他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座神庙的残骸，旧物的影像从里面不断飘出。

断垣前站着一个熟悉的银发身影，他正看着石块上奇异的刻字，似乎是在念，又似乎是在喃喃自语。

查理苏:

Now I am become death，the destroyer of worlds……

旁白:

我听过这句话，恐惧从心底漫上来，查理苏看起来离我那么遥远，我大声叫他的名字，就像我在破旧的居民楼下做的一样。

也与那时一样，他回应了我，如梦初醒地回过头。神庙中弥散出浓重的阴影，所到之处一片漆黑，他向我奔来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！转身，跑！

我:

那你呢？你得和我一起——

查理苏:

——我们一起。

旁白:

眨眼间，我的手被查理苏握住了，穿透了黑暗混沌的空气，温热而有力的手掌格外真实。

我们沿着来路奋力奔跑，身后，又响起了长长一声尖厉的哭叫。

涌动而来的影子们带着阴冷的气息，不断幻化成各种模样。

哭泣的人类、尖叫的孩童、腐烂的生命、逝去的岁月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跌落，又在这里复生，带着不甘的野心，向我们靠近。

查理苏拉着我，我们周围不断爆起一瞬的火花，这里是没有办法使用天赋的，可他还在反抗。

空气凝成一颗颗子弹，在他的操控下向天上打去，有些很快消散了，有些只是发出了一声轻响。

追在我们身后的影子停下了，它们似乎犹豫了一瞬，显出一个银发孩童的样子。

那孩童看着查理苏，查理苏也遥遥望着他。

他的手心布满冰冷的汗，我知道那是谁，查理苏的脚步在变慢，最终停了下来。

我:

查理苏……

查理苏:

别担心，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。

旁白:

他站定，回望了最后一眼。

然后在阴影绝望尖锐的叫声里，我听到了翅膀霍然展开的声音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闭上眼睛。

旁白:

我被一双手臂温柔抱住，乘着风腾空而起，黑色的天幕破开一个小口，真实的日光落下来，直至于刺目。

查理苏的笑声在我耳际，无忧无虑，就像是卸下了灵魂上所有的重负。再睁开眼时，我们已经重新回到了人间。

一处日光照不到的阴影里，王受从一棵茂密的槐树背后走了出来。

他的眼眸倒映着不远处仓库里仍在燃烧的烈火，染上了兴奋的光芒。

刚才那个名叫查理苏的男人不借助外物进入地下世界，解读神庙的铭文，又自行挣脱了出来，这一切，他都看在眼里。

王受:

我已找到那个受您恩泽的孩子，不久之后，就会将他带到您身边。

旁白:

水一样的寒凉浸透他的感官，他知道，这是地下统治者对他的嘉奖。

那女孩留下血液的地方、大大小小的水域，阴影中地下子民正在冲破两界间的障壁。

他们就要来了，他们已经来了。

连山会，蒋部长看着监控中的地下室，血肉模糊的生物军嗬嗬嘶吼。这些怪物没有理智，也难以控制。但如今，除了使用这些兵器，他别无选择。

他随手在面前唐部长的档案上画上一个叉，然后以截然不同的郑重，签署了生物军的释放命令。

与二十三年前一样，这是一场战争。